第 54 卷 第 2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4, No. 2
2017 年 3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r. 2017

传统文化研究

儒家孝爱观的生命意蕴

周　瑾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029)

摘　要: 共在于世的亲情,从家庭发端;孝与慈之感答互动的亲感,乃其根源所在,其中又以孝爱为核心。儒家倡导的孝爱,不局限于孝养、孝顺,更要提升为孝敬,这是融理入情的道德情感。以孝报恩的充分放大,具现于时空的延伸与扩展。回报祖先、垂范后昆,小我融入生命绵延、精神传承的行程而获得永生。以家庭为原型不断推扩,报恩于社会、祖国乃至天地苍生,一己汇入同心协力的命运共同体,而得以广大其生。孝爱因此具有非宗教的神圣性,并不否弃世间有限存在,其共通性亦包容差异,具体而亲切。

关键词: 孝爱;亲感;敬;恩情;生生;呼吸与共

中图分类号:B 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7)02-0068-16

爱,是人类的基本情感。各种文化体系的爱观,基于共通的情感而各有倾向、特质。印度教以虔敬奉爱为修行的要道,点亮真我之灵光;佛教视众生平等,光明普照,开显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古希腊哲人对智慧的爱欲,企求普遍理性之光,洞烛真实;基督宗教的圣爱,仰承神的光照,祈望灵性提升与爱心奉献。启蒙运动倡扬博爱,诉诸抽象人性,共跻光明之境;现代社会流光溢彩的情爱、欲爱,以个体自由、个性张扬、欲望释放为底色。①中国文化氛围自然兴发的生生之爱,体现于亲感与恩情。合乎中道的人世情感,充含着敬意、恩义、德操、礼度,平淡却深厚。究其根源,息息关乎中国家庭亲洽亲和的孝慈之爱,生气氤氲、人烟稠穰,幽明往复而气象万千。

中国传统重视孝道,孝文化源远流长,普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渗透于显隐宏微诸层诸维。作为生活伦序、人生情感之柔根活源,孝爱(以及慈爱)萌兴于家庭,盈瀁为人世往还之亲感与恩情。即便天道无分亲疏,人却对万物皆能有好意,皆可感觉得亲,好似花树团簇兴发,和风触处生春。孝爱尤重报恩,孝敬父母、追怀祖先,进而铭记先贤之德业,并以身作则,努力成为后人的表率。一圈圈推扩,大孝回报社稷苍生之恩,天地万物之恩。贯达乎时间长河之涌流,敷布于空间广土之恢拓,连通终始而弥漫远近,孝爱之义大矣哉。

生命之川流,前有父祖、后有子孙;生活之圈围,行远自迩、推己及人。孝爱绵延于世代传递,孳茂于人世一个个家庭,并不固着为特殊存在,也不抽象成普遍观念。张祥龙说得好,亲亲之道,既非普遍主义标准,亦非特殊主义主张,而从根本上就摆脱这种二元陷阱、二元分裂;犹如音乐主题的无穷变奏,“总需要活生生的、富有现实差异的人生经验来实现之、维持之”。②投身于亲亲之情的营造,亲子双方一体共成,相与托付,小我得以更新为共在之我。一己融入累世传承之纵贯,汇入并世协作之横展,成就无我之永生、大生。孝爱(以及慈爱)因此具有神圣性,但不是在圣俗二分的宗教意义上,故不脱离、否弃世间有限存在。而其广为人所感受、领会的共通性,更要包容差异性,落实于实际生活经验,具体又亲切。

本文诠释孝爱之蕴,尝试从亲切的情理、具体的意象入手,尽量摆脱对象化的观念解析。即象

收稿日期:2016－09－24

作者简介:周瑾,男,四川夹江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张志扬指出,自从脱离基督宗教神义论,西方文化的人义论一路顺坡下行直至虚无主义:精神－理性－工具理性－审美理性－感性－身体－欲望－色情。《后叙西方哲学史的十种视角》,萌萌主编:《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5 页。

② 张祥龙:《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4 年,第 32—34 页。

以尽意,因情以穷理,由之阐衍生生意蕴、如如理致,传递其绵厚滋味与生动气韵。

一、共在:相亲相敬

大化流行,生气往来屈伸、涨落吐吞,蕴蓄生机无限,生趣亦悠漾不已。“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易·系辞下传》),昼夜互代、四季迭替,兴歇消长而终始往复,天地默运有度,山环水抱,云蒸风行,富于节奏韵律。呼应生命节律大小久暂、曲直疾徐,万物栖行宵壤间,或蓬勃跃动,或沉潜静息,贲然焕发活力,悄焉酝酿生意。天覆地载、季候流转而人生焉,与万物共育于天地家宅、四季川途,与世人同行于阡陌蜿蜒、经纬纵横。族类群体代代孳蕃不息,根系缠络,绵延播散,深扎于厚土丰壤母体;个体由以派衍个性,从族群大树各展花序,舒枝吐叶,绽蕊结实。

“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古文《尚书·泰誓》)“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礼记·礼运》)古哲深信,人乃天地父母的精华所聚,诚可谓万物之灵种与秀颖,五行之端绪与华彩。人对于天地相与之道,物类相感之幾,自然禀有发乎灵明的生命自觉,戴天履地而曲成万物。人乃天地之委形,人文涌现于自然,人工契合乎化工;人又对自然施行构形,赋予情感和意义,转而影响自身样态。万物交互演替,世人协同生活,每个人皆成长于共生互化的脉动之网,既争执又协作,形塑各具特点的生存方式、人生风貌,而悄然保持着内在的深层共通。

赵汀阳认为,人是一种互动存在,做事乃其存在方式,意与事俱生,做事即创造;人与他人以做事而共在,各人的意义从中获得相互印证。创造性的共在互动,以远近亲疏编织世界图景,最优的共在策略是和谐。儒家的仁义观念,寄意、致力于此,仁心互相把人当人,义举以实际行为与他人共命运。共在关系的仁义论,合乎平凡人性人情,又创造高尚与高贵,且完全立足人间,无需假手于神学目的论。① 以儒、道为代表,中国本土思想不预设另一个神性世界以迥异此世,而是容身天地生化之洪流,从动态普遍联系涌现具体情境,贴合过程趋势以摸索适宜之度。道家归根复命,返乎浑沌始源,游于物之初;儒家直面纷纭万象,顺生以导,克竟其终,尽己之性而度物之宜。李泽厚以“有情宇宙观”“无情辩证法”概括儒道旨趣,分别体现实用理性的情感面与智慧面。儒道互补,主榦在儒,因其“以维系人类总体生存为根底”,“积淀了超越具体时代、社会的人的文化心理结构”。② “天地不仁”(《老子》第五章),“天道无亲”(第七十九章),依道家真人冷峻之见,“春生不为仁,秋杀不为不仁。率以自然为主”,“自然非可以人道囿者”③,万物生杀倚伏,无非随势转化。儒家君子恰恰要从中萌发生命温情,培树生存意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易·象传》),挺立人性尊严,构建人文秩序,以自觉的互动协作导达人世于太和之境,“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中庸》第五章)。珠玉潜韫川渎,星辰浮缀河汉,世人升沉无定、行止不息,共在于人世道路河川,同呼吸共命运,当体成为意义发露之窍。在世往来以互助相扶为贵,旨在和谐共生,融汇于生气流动的普遍关联之网,先辈来者一脉传承,近亲远客同体感应。人之可贵在于将心比心,视人如己、与人为善,情意由近及远、自亲及疏,复能化远为近、转疏为亲。自觉共在之人,始终怀存温情与好意,于万物亦感亲近、亲切,“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李清照《怨王孙》)。

中国文化陶养的人世常态,往还相亲而和洽无间,俯迎相敬而庄严有序。亲与敬的关系,犹如仁与礼。仁自亲始,兴于亲而成于仁;礼由敬生,发乎敬而循乎礼。亲与敬相须互成,协同塑造“情理结构”(李泽厚语);人际往来,自古奉行相亲相敬、通情达理。柯小刚认为,亲爱与礼敬乃相互培育生发的循环关系,疏远则乏情,狎近则失礼。针对孤立个体、互为生人,提倡亲亲孝悌、长惠幼顺、里仁为美、息争息讼以克服距离;针对硬把陌生人当假亲人的滥情,提倡庄敬有礼不狎爱以保持距离。④ 亲与敬确需维系必要张力,让亲

---

① 赵汀阳:《共在存在论:人际与心际》,《哲学研究》2009 年第 8 期。

② 李泽厚:《哲学探寻录》,《人类学历史本体论》,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6 年,第 393—396 页。

③ 徐梵澄:《老子臆解》,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7—8 页。

④ 柯小刚:《礼与陌异性》,《云南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 期。该文成形于作者 2008 年“关于儒家与陌生人问题的讨论”。同年撰有《未展开的“亲”与“敬”:对海裔五伦论述的回应》,认为“亲”关乎礼、发乎性,“爱”为七情之一,“泛爱众而亲仁”,亲、爱有别,不可从近代博爱、现代爱情角度错解古义。

近之情更庄重,庄敬之意更亲切。亲之浑然和洽,须有敬心存焉,不失于无原则的混同;敬之秩然庄肃,宜有亲感在兹,不失于冷冰冰的疏隔。"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郭店楚简《性自命出》)①亲爱之情更本源,发乎天性自然;恭敬之意关涉后天培育,愈显其难能可贵。崇高庄重,端正恭肃,敬之品格也,表现为尽责与守分,意向趋远趋别而各安其位,以节制知止为要,意象譬诸松柏贞立,生命意态是端方立品。温醇蔼如,融洽绵密,亲之兴味也,体现于关怀与包容,意向趋近趋同而互通其情,以协济敦和为旨,意象拟喻惠风和畅,生命意态是委宛尽心。相亲相近,关乎声气相通、情味相投,乃彼此共属一体的相依相扶、休戚与共。守礼相敬,基于自正其身、各得其位的原则与态度,以尊重差别的方式实现差序协和。亲与敬之心象,一为圆和,一为方正;论其格致,一为善体委曲,一为直道而行。然皆关乎至诚,敬即诚敬也,亲亦出乎赤诚而纯乎其纯。亲与敬,同以发自本心的珍重爱护为底质,共有为人着想之诚意。情通人己,宽人而严己;礼尚往来,厚往而薄来。

天地无垠,岁月悠悠无尽,道是无情却有情。人之共在于世,以亲身参与的协作,领会天地生化之心,呼应万物屈伸往复,在在感得亲情、好意与善念,发为相互托付、命运与共之亲。与人为善、成人之美,一方危难、八方驰援,四海之内皆兄弟,民吾同胞而物为友伴,天下一家亲。人之在世的实情,与他人和万物共在于世,升沉俯仰、往来迎送,与世间亲,与万物亲,乃至与天地亲。共在之亲,普通而珍贵,平常却本源,切近己身又无远弗届;其得以孕生的胎盘,端在亲子家庭。

二、亲感培育之所

中国文化尊尚有情有义、相亲相敬,梁漱溟概括为"彼此相与之情""互以对方为重",人世之凝聚和合有赖乎此。"因情而有义",世间真切美善的感情,发端在家庭,培养在家庭。② 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是自然形成的生活基元。作为天然的人际关系,与生俱来的亲子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前提和始基。迄今为止,人皆是父母所生③,通常由双亲或单亲(以及养父母)抚养成长④,多与异性结合而生育子女,自己也成为父母,担负起抚养、教育下一代的重任。⑤ 亲代与子代共同构成完整的家庭,每位成员在其中感到安全、放松,得到关爱、理解与尊重;感知力的培育,智慧的开启,心性的养成,都出自这最为本原的环境。成年以后,飞得再高、走得再远,父母所在的老家仍是回首留恋的根源,父母安康也牵挂在心,定时问安。⑥ 而只要自己好好安个家,哪怕人世风浪再大,也总有安宁港湾可以安心停泊。一生奔波劳碌,终有家人精心看护而安然离世,可谓福气。家是出发点,也是归宿。儒家正视这一事实,并以此实际经验为基础,推导"小家—大家—天下一家"的生活世界。罗思文、安乐哲明言,"家是儒家世界一个无所不在的隐喻",居于核心位置而起枢轴作用,"相宜的亲情"乃生活道路得以生成之源。⑦

对孩子来说,家庭是温暖安全的怀抱,世界从这里展开,生命感受在此萌发;学会表达与沟通,培养感情、获得知识,莫不始于这个既小又大的天地。对双亲而言,这是爱意充溢的花房,心灵寄托的港湾,也是学习如何成为父母的课堂。亲爱之情、亲昵之意,亲厚之味、亲和之态,亲密亲近之

---

① 情有情实、情势、情况义,亦含情感义。七情缘感而成,关乎生物本能,亲爱、亲近之感亦有生物基础,当然也不同程度受文化塑造。

②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4—110 页。

③ 严格意义上的试管婴儿,仍然是父母的基因遗传人。

④ 孤儿往往有亲属代行抚养教育之责,或由不具血缘关系的长辈养育。弃婴成长于保育院,院内员工类似父母;成长于寺庙,师父就像严父慈母,师兄弟如同手足,教堂亦近此。流浪儿童也多有类似父兄的同伴。

⑤ 男女结合是婚姻的常态,一夫一妻又是其中的主流。同性结合即便已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得到法律认可,人数占比毕竟有限;其中不乏同性伴侣养育(代孕或领养)子女,也许可以被承认为一种另类的"家庭"。

⑥ 一年一度,春节回家团圆,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广大的外地务工者,尤其农民工兄弟们,一心要赶回家乡,车票再贵、路途再苦、聚期再短,也要尽力保证与家人好好吃顿团圆饭。中国春运,四十天的潮涨潮落,三四十亿次的客流,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周期迁徙,汇成一部喜庆又悲壮的史诗。

⑦ 罗思文、安乐哲:《生民之本——〈孝经〉的哲学诠释及英译》,何金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7 页。

感,绵融酝酿于这富含孕育力的园圃,包合为人世情意生根发源之所。慈感、孝感先后生发,盎然以兴,滃然而染,亲情稳贴贯穿漫长的抚养期,绵延于子女成年以后,推扩于亲子家庭之外。夏可君谓,父母生养乃亲感、孝道之始,从家政场域向外推达。父母责任包含爱抚、爱护、守护,亲亲之感弥漫家庭蓄势感通的氤氲氛围;伦理情势肇端焉,感发对父母怀抱的回想、追怀。① 亲感兴发,亲情培育,相与推荡而容与回旋,营造整个家庭成团成簇的气象,亲感、亲情随血脉纽带涌通于家庭成员间,织就意脉语脉气脉之相牵共振。

亲感与亲情,义有微别。“情”缘感而成,并概括这生成过程、状况及其结果,显得稳定持久,凝成明晰现成的姿态。“感”乃触兴之能,能生能动、初生始动,以原发的动态,带出切己而能兴的唤起、焕发,富于浑沦感发之势。风发—云兴—波涌,回风—行云—流水,或可意会其间微异。环涌身周、通润心田,亲感既关乎身感亦关乎心感。身感之亲近,扎根于亲身参与、和身融入的践行;心感之亲切,导源于合心、贴心、顺心的意向。亲感以身为基而烘焙气晕,由心导引而流衍气韵,身心相须互成。心意没有到位,身虽近不亲;然若缺乏具身实感,心亦无所依托而难以切实。

一家有一家之风气,家庭内部共通的生命气息,贯注每位成员的明察与默会。夫妇连理,亲子连心,兄弟连枝,涵泳家庭安宅之内,亲身参与潜移默化的往复塑造,身姿体态自发呼应,生命脉动隐然共振,情意氛围无声烘托,熏染于不知不觉。张祥龙所言甚为精微,“‘家’是人的意义生成的原结构”,亲子共在于时间晕圈,“交织成一个受孕的人类缘在”,甚至成年人亦可视为“胎儿”。亲子之爱,植根于代际传承、相依为命的实际生活脉络,以缘构兴发、补对生成的潮汐势态,使亲子家庭成为人类的原本身体、意义摇篮,亦即“亲子体”或“亲体”;交织对生的“亲子时间”由以生发,塑造人类生活及其意义机制。②

搜绎字义脉络,或可唤醒意象,涌现意蕴。《说文解字·见部》:“親,至也,从见，　声。”段玉裁注:“至部曰:‘到者,至也。’到其地曰至,情意恳到曰至。父母者,情之冣至者也,故谓之親。”③ 親、儭、襯,同源字互相训释,隐含如许意蕴:深至内里,彼此贴合切近;往来密切,相与垫托映衬。父母亲对儿女的慈爱,乃情感之至深至诚者,体贴入微,恳切周到,隐伏于生命最深处,随呼吸张缩而传递贴身的温度。一家围抱,孝慈互动共感,相与帮扶,互为衬托,团圆会聚遂和乐,生离死别则伤痛。生而为人,养于家、长于家,自小便有亦疼亦爱的亲感。亲(親)字从见,见字有照面、相见之义,引申为接触、了解,显现、发露。理想状态下,亲子朝夕相处,熟悉彼此的性情流露、生活习惯,保持深度默契。④ 亲密亲近、亲洽亲和之感,隐隐培塑其间,亲熟已极而习焉不察,成为共同生活的寻常处境和天然氛围。家庭的每位参与者,现身于此本源情境,由交互关联而塑造个性,当场往复烘染、回旋传造一派氤氲绵密的亲感氛围。意向脉波如无形水势默托暗扶,潜然往来其间,持续更新。亲字的声符　,从木,辛声,榛木也,果实如小栗,喻幼小之物。辛乃錾凿之具,亦作刑具,寓有惩戒、管教、权威之意,似可联想亲情培育之必要的严厉与威慑。　引申草木众齐,隐现攒簇围聚的茂盛之象,通乎榛榛。亲从　得声,或亦潜蕴草木兴发的意味,萌始于微而日新不已。以形音为引线,触发生命联想,意在活现家庭亲感的生动情态。参综　、見而为“親”,意蕴迭互涌兴,围合呼吸与共的怀抱,培植温情盎发的园圃,朴素又丰富,寻常而新鲜。

作为原型意象的“怀抱”,亲密关联于原初的孕育、生养,这是人类最本源的生命动姿。亲情家园的怀抱,引申一连串家族分形自似的语脉词簇:保育—爱抚—依托,围抱—环拥—护惜,包涵—容纳—关照,体念—惦挂—眷顾,铭感—回馈—报本。身姿脉动之弧,直观体现于双臂托抱、相拥入怀以传送体温;全力保护、贴心体度、共情抱慰,乃

① 夏可君:《〈中庸〉的时间解释学》,合肥:黄山书社 2009 年版,第 135 页;《〈论语〉讲习录》,合肥:黄山书社 2009 年版,第 291—292 页。

② 张祥龙:《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5—230 页。

③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09 页下栏。

④ 子女成长过程中,父母陪伴在旁,给予生活照顾、情感交流,对其身心健康极为必要。虽然这要求不高,但对于数千万缺失父母温暖的留守儿童来说,几乎就是一种奢望。有些孩子长期承受成长压力,还要扛起生活重担,照顾残病的祖辈,拉扯年幼的弟妹,竭尽绵弱之力守护亲情。

其生命意向之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亲子怀抱发乎天性,作为仁爱之端而开启孝道报恩之始。胎儿孕乎母腹,十月分娩,呱呱落地,安育于慈怀哺养,成为备受疼爱的心肝宝贝;父母暖和的心窝胸怀,温实有力的臂膀肩背,柔声细语、和颜悦色,相互扶持依伴的情意涌流、家庭氛围,隐然合成孺子健康成长的襁褓。这是萌发生命感受、传习人生经验的摇篮,仿佛花房叠瓣簇叶,园圃涌溢春晖甘泉。

父母胸臂围合的身体怀抱,家庭成员互相补衬的生命怀抱,以及全家爱意滋乳、亲感回旋的生态气象,可联类拟喻原型意象“园圃”。子女孕育成形于母亲胞宫,发育成长于家庭氛围,便如草木顺遂结果,成为父母恩爱的结晶与成果。果仁饱含生机,开启新一期生长,新生儿亦冲浪于代际河川,推涌新的浪头。童子、种(穜)籽,均需适量浇灌、精心耕耘,施以恰当的剪裁,使其发育成长不偏斜、不枝蔓。人世并育共荣的桑梓园圃,上有椿萱、下有兰桂,手足乃棠棣连枝,夫妇宛似并蒂莲、合欢树;家园之和乐融洽,仿若泉脉潜润、惠风清漾,而叶脉花序自发舒布。家务操持之身姿手势步调,生活物品的分享,精神成果的交流,家庭共同经历的线索编织,人生记忆之唤醒与传续,……林林总总,仿佛导源植根、含苞结实,天地之间吐绽花团锦簇,绵络成网,此起彼伏。

三、慈与孝:亲情的根源

作为人世情意的初始怀抱、天然园圃,家庭内部横展以夫妇之维,纵贯以亲子之维。常见形态至少是父母孩子共三人,既有夫妇平辈关系,此呼彼应之扶持也,也有亲子代际关系,承先启后之传承也。夫妇倡和,横向结对沟通;亲子施报,纵向衍脉贯通。亲感相与的两个向度,经纬交织互动,构成基本的情意生发机制。两者生成次序自不待言,而亲感之侧重似有微别。

生生德能,乾健坤顺而遍润万物,阳气刚健勃发以创化,阴气柔顺敛藏以成全。“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系辞下传》)阴阳二气绵密萦回、交感黏合,万物因之各得停匀,偕同生成而化育醇和;雌雄两性缠绕摩荡、交媾孳殖,万物由此各从类别,相与孕生而养育长久。古圣反复致意焉:“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易·序卦》);“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第十二章);“男女不别,父子不亲”(郭店楚简《六德》);“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礼记·郊特牲》)。男女夫妇之道,诚可谓大矣。《诗经》以《关雎》居首,兴发君子淑女春心萌动,夫子许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但正如张祥龙所阐明,两性之爱发生于同代人的空间阴阳关系,其生命交融的深化,奔流为亲子之爱的时间阴阳关系,造就世代节奏与家系样式。作为意义源头,夫妇男女缺少代际差等、远近亲疏层次;亲子关系作为结果、升华,天然具有人类生存结构,成为礼的现实根源。原初之爱,源于自身为人所需;亲子关系生于天性的隐蔽发生境域,因这种被动的原本综合而更为根本。①

父母与赤子的慈孝之亲,诚然以男女情、夫妇爱为气血端绪、生命渊源;互为主体之爱也确乎发生于男女夫妇间②。夫妇携手并肩,于人世潮汐经营家庭港湾,孩子的降生,成为生命涌流的美好馈赠,使得夫妇为人父母而尽其天职,一步步深化着人生意义自觉。代际关系纵深撑开,引入生命之新生、血脉之传递,夫妇平列对待关系乃得延长、深入,开发前后代兴的时际推涌。由此还可再作分疏。(一)人的成长首先来自父母怀抱,与父母共同生活过程中,获得人世经验,懂得人生道理,而非因为与爱情伴侣的交往。后者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新的成长,但又不及自己为人父母所得到的“新生”。(二)亲子之爱涉及时间维度,或较男女夫妇之爱更为持久绵长,自孩子出生便环绕周遭,陶染塑造其成长,待其成家生子之后,父母的爱意往往跨代延伸。(三)男女以情相悦,夫妇有亲情与恩爱,却无血缘关系作为坚韧纽带,难以为继之时,竟可舍离或替换。亲子关系有生物性的保障,血浓于水,无法割舍。(四)男女夫妇之

---

① 张祥龙:《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51 页;《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第 189、196 页;《先秦儒家哲学九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73—181 页。

② 张再林认为,真正意义的人类社会应基于互主体关系,夫妇以“男女间性”而成为人伦关系最集中的体现;感应之感为男女交感,亲和之和为男女好和。《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5—148 页。此说自有其理。然生生之道,体现于阴阳交感互补,更开启阴阳媾育新生的生生不息、新新不已;人类生存延续,毕竟以时间指向为主,血缘代际虽依姻缘媾合为前提,意义却更为深远。

爱，多以独占、排他为特性，形貌性情亦有拣择。亲子之爱无可挑选，且能向外推扩、与人分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由近推远，往赠来答，情感厚度依序递减，其施行难度逐层加深，这完全合乎世间常态。① （五）天地相与、阴阳化合，人乃生乎其间；夫妇好合，天生地养之具体而微也，孩子生焉，结晶与成果也。孩子出生、成长，为父母带来生命感受的纵深，深入生命之河的绵延，也带来责任意识的自觉，提升其精神品质；恰似人之中处天地而参赞成和，成就人世常伦与生意。天地之间，人最贵。

以夫妇恩爱为先期准备，生命亲情扎根发源于亲子慈孝之爱。每一轮顺育惠泽、反哺报恩，构成交互引发的晕圈，从亲缘经纬绽出缨络。亲子关系以关爱、体贴、感发为主，并要求父母以身作则、型于子女，不可溺爱纵容。俱为山高水长的亲恩，父严而母慈②，体现宽严之教的分工与统一③：威严—慈爱，管教—包容，敲打—抱慰，磨炼—爱抚，锻造—濡润，训诫—叮咛，约束—宽惠。母亲对子女天然怀有慈爱，态度亲蔼、温柔、慈和，浑如大地丰养厚载。沃土与慈母，同具养育之德，宽厚包容；共有滋濡之感，温存和润。大地泉源涌流，母爱由衷盈溢，源源汩汩，吐哺慈爱的乳汁，以心血涵润赤子健康成长。地母人母的喻象共通，尤其体现在孩子容身于亲亲田圃的成长。“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诗·大雅·生民》）“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载获济济，有实其积。”（《诗·周颂·载芟》）奶娃儿初生，柔润莹泽，元精葆韫，浑如谷种包函生机，悉心呵护之下，眼看一天天长高长大，心头好生欢喜。沃土丰壤，谷粒儿房甲初坼、苞芽吐苗，潜颖噙露以发，微茎抽叶、自行舒展，一节节儿挺拔蹿高，茁壮发育而青春勃兴，饶有葱翠明隽、条畅修洁之美。及至秋禾成熟，满眼嘉穗敷纷，更富于生命果实饱满丰硕之好。慈土春渥新苗，秋来欣慰丰穰。

严父慈母，高天厚土。母爱忘我之大德，体现于慈保、包容，全心付出；父爱无私之伟行，深沉又坚实，严毅果敢有担当。“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不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礼记·表记》）慈母关怀疼爱，严父规训教导，然风雨雷霆无非昊天施教，端肃威严却有厚爱大慈存焉。父爱之严厉磨砺，或可证以亲字隐含之辛字，严格保持亲子代际应有的间距与位分。仍借谷物育作以喻，农人担荷耕作重任，精心蓺植，以时灌溉；喜见新苗一天天茁长，再多的辛劳，也化成颗颗汗水浇灌的充实自豪。农人刊荑稗而去藜莠，父亲教诲儿女，比之母亲慈语叮咛，常显严肃郑重，责罚更是近乎严苛，然有深爱寄焉，厚望其成材自立也。异乎农人耘耔期待收益，父亲辛勤耕耘不图回报，倾注心血、教化培养，只为子女顺畅成长。身为全家的顶梁柱，父亲为家人幸福谋划长远，父爱厚重坚毅如山之岩岩，在行不在言。

合观亲慈与子孝，慈亲之慈，诚如天覆地载而万物孳乳，尽心抱哺保育赤子；孝子之孝，好比万类蓬勃而妆点天地，尽力奉养怡悦父母。备受慈亲之慈育潜润、尽心呵护，孝子自当怀恩于衷；深得孝子之孝敬奉养、尽力体贴，慈亲亦有领情之欣。慈爱俯身付出，如源泉涌溢而混混不休；孝爱回首报答，似波流洄漩而依依难舍。父母培养子女，全心抚育，言传身教，于为人父母也体会得愈来愈深，养儿方知父母恩，寸衷难报三春晖，深切懂得双亲当年的养育苦辛。身为父母的心头肉，儿女安存于双亲怀抱、亲情园圃，接受春风化雨的养育栽培，逐步学会与人接触、交流④，并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懂得孝敬父母、报谢亲恩，进而善待他人、回馈社会，这才真正成为父母的好儿女。亲子相依为命，通过人生共同历程中的交互助益、彼此启悟，其生命体验不断得到丰富、更新，而且

① 以上所论区别，乃就通常情况而言，世间当然不乏特例、反例。

② 母亲之爱更为和润慈柔，既是因为女性本身的特质，更为感性，富于直觉，表达方式更温存，充满柔情，同时也是缘于孩子与母亲接触更为亲密。出生以前，胎儿孕育于母体，与母亲呼吸与共；降生以后，婴儿蜷依在母亲胸前吸吮乳汁，随时接受母亲的含笑亲吻与爱抚。

③ 这同样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父慈而母严者，所在多有（夫弱妻强，成都方言称丈夫为“ 耳朵”， 者熟透而软烂也）。双亲慈而不严、严而不慈者，既不慈也不严，对子女不管不顾者，世间自亦不少。

④ 儿女与父母的相处，最直接也最亲密。儿女学会与人接触、交流，首先从亲子互动开始，此后逐步知道仿效父母，学习他们如何与不同关系的人相处。父母是近在眼前的教师与榜样，父母怎样做，孩子也就学得怎样做。良好的家风与清严的家范，始于父母的自我教育、以身作则。

使之一代代往下延续。

作为亲情根源的慈爱孝爱,真正让亲子成其为亲子。父母心甘情愿倾注所有,浑然忘我,连自身健康也顾不上;但正是这舍己为他的行动,使其生命意义得到极大的充实。子女发自本心报答亲恩,有时也可能达到忘我、舍己的程度。① 亲子双方为了彼此而转移生活重心,乃至舍却部分自我,却因此成为全新、更好的自我。这个共同实现、相互成全的过程,是立身也是修心。

四、孝敬:融理入情

慈爱的源初发动,酝酿于怀孕期②,喷涌于婴儿出生以后,乳哺照料无微不至。这是有意识的孝爱得以萌生的前意识情境。父母慈育子女,不思而能,天然已极,动物亦广有舐犊之情。赤子孝顺双亲,本性天然之外,更体现后天的教养,塑造怀爱感恩的人性美德。张祥龙有此分疏:慈爱顺时而下,从源到流顺势以行,朝向正在生成的新生;孝爱逆时而上,反本报源、慎终追远,朝向正在衰逝的前辈。慈爱更充沛而常见,人之可贵尤在于,对物种延续的基因本能给予爱意翻转,乃可谓"成仁/成人"。③ 慈爱普见于动物界,孝爱逆自然时序,自发程度略逊,但也源于生物本能,更以人性升华而开发德行与善根,彰显人文自觉之可贵。"孝,文之本也"(《国语·周语下》),"孝,礼之始也"(《左传·文公二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孝乃礼乐端始,也是德行的本根,人文教化由此而生,故其地位重要、意义重大,诚为文明秩序之活枢。④

《说文解字·老部》:"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段注引《礼记·祭统》"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⑤ 孝字之取象,活像孩子搀扶一位佝偻其背的戴发老人。"承",承负也,扶助也,充分引申之,可联想承先启后的代际传承。"畜",供养也,又为驯顺也。循顺德教、不背伦常,这个意义上的畜,就是侍奉、赡养,而敬意隐然在焉。

"孝"之要旨有三:养也,顺也,敬也。供养父母无疑是基本要求,人子应该尽其所能,保证父母温饱,且不为繁重事务劳累。倘若懒惰不努力,耽于逸乐,抑或又吝啬又偏心,而置赡养父母于不顾,就是不孝之徒。⑥ 人子不肯孝养父母,应受舆论谴责,甚至采取必要强制措施。与此类似,叛逆成性、目无尊长,处处违背父母意愿者,也失去了人子资格,"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离娄上》)。⑦ 忤逆不孝之徒,逆子也。随顺父母心意,依顺父母安排,尽量让父母顺遂其愿,这在孝子来说既是理当如此,也是诚心所愿。然一味强调服从,易沦为愚孝,当今社会不应再提倡。而只要不是盲目服从,仍多有可取,如善待父母以和颜悦色,不可顶撞,不得呼喝,更严禁恶言狠语。"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礼记·祭义》)孝子侍奉双亲竭尽其力,赤诚自然涌发,带动一体充盈的和气,充弥全身而溢于肤表,欢愉之色由衷流露,举止宛委和顺。在此,孝顺就上升到敬爱的层次。与此类似,孝养亦有上升之阶。孟子"养口体"与"养志"之辨(《离娄上》),前者仅负责衣食供养,后者还注重精神慰藉、心情愉悦,让父母切实感受到尊重。"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礼记·内则》)父母欢畅其心,孝子欢悦其颜,双方意愿达成协调,孝养与孝顺也达到统一,共臻由衷敬爱之境。

孝养、孝顺升华为孝敬,超乎物资供养、心意

---

① 常见的情况是,儿女往往在自家有了孩子以后,才真正懂得双亲对自己的深爱,即便严厉训诫责罚亦是用心良苦;也正是从为人父母开始,儿女往往更多用心于自己的下一代,而冲淡、忽略了对上一代的回报。慈爱出乎本能,连负担都成为快乐;孝爱还需要意义自觉,也就更为不易。

② 母亲有孕在身,感受胎儿一点点发育,开始在体内微微动弹,似乎可与妈妈无声交流;父亲虽无法亲身体会,却以轻手摩挲、贴耳聆听,感受新生之欣喜,并且着意照料在旁,勤力劳心而无倦,力保母子周全。

③ 张祥龙:《思想避难》,第 254—258 页;《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第 233—234 页。

④ 先秦典籍探讨"孝"、"家",所指并不直接等同于后世的亲子关系、家庭形态,但其精神实质可以变通、转换,发挥超乎特定时代的指引作用。

⑤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 398 页下栏。

⑥ 《孟子·离娄下》记载"不孝者五",另两种情况是纵情声色,让父母蒙受耻辱,逞强好斗,连累父母遭殃。

⑦ 不得不指出的是,骄横放肆的逆子,其性格的养成当然与成长环境、家庭教育有关,也许还涉及家庭破裂的悲剧,父母并非没有责任。

顺服,而有生命与事体的庄敬在。孔子答子游问孝:“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以养活为标准,对牲畜也做得到,人子若止于此,赡养就无异于饲养。孔子答子夏问孝:“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遇事代劳,用餐让先,远不是行孝;行孝最难在恭敬,关乎诚挚之情、庄重之礼,表现为端正、恳笃,包括自然而然的和颜悦色。罗思文、安乐哲指出,侍奉双亲应保持态度端正,善于在尊敬中发现悦乐;以合礼的姿态效法、敬重双亲,成为孝子不断汲取营养的快乐成长之泉。① 敬心与爱迹,践礼与适意,端严与温存,在此融为一体。孝敬继续扩展,不仅敬亲尊亲,更以立身行事为父母带来荣誉。“曾子曰: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赡养是基本要求,进而不因自己所为辱没父母,高标准是让父母广受世人尊敬。

孝敬超乎孝顺,尤其体现于人子的谏诤,一般不脱离孝顺而为,以免伤害亲情。“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父母有失,子女看在眼里,本着为父母好的一片诚怀,委婉劝谏而顾其颜面,此即“微谏”;出现犯错的苗头,当预先提醒,以求尽量避免,见微知著而谏于先。父母一时转不过弯,固执不听,子女切勿自居有理,一意抱怨,而当敬奉如常,待其心情好转、易于从善之时再行劝谏。要之,时机合适、方式得当,发乎敬而行于礼,通情达理,出以和顺的容色与言辞。有问“事父母”之道,曾子以“爱而敬”答之,“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不辨是非、一味顺从,或者自居有理、执意抵制,都不能算是“孝”。②

双亲有错而事涉旁人,如顺手牵羊(“攘羊”)之类,孔子不赞同径直检举告发(“证之”),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③ 父子相隐之直,曲中求“直”也,义“隐”于情也,维护亲情而明辨是非,坚持原则而不伤情分,“无讼”(《论语·颜渊》)乃其自然而然的效果。互相包庇,无疑是错上加错;即使辩以维护亲情,仍然理不直、气不壮。廖明春援引、扩展王弘治之说,隐即檃的假借字,矫治纠正也,施以柔力,并耐心等待。叶公以向上举证、对外公开为“直”,孔子以家庭内部互相规正为“直”。“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可谓直矣”(《左传·昭公十四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孝经·谏诤章》);“孔子曰:‘父有争子,不行无礼’”(《荀子·子道》);足证孔子不可能主张互匿其错。合情合理的解决之道,应当不害公义又不伤亲情,化解告发与隐瞒的僵局。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基于家庭伦理讲社会公德,两者发生矛盾则分清是非,不为私废公。④

亲亲之爱,孝慈微有区别。慈爱通乎仁,孝爱主乎敬,尽孝须以孝敬为重。《说文解字·苟部》:“敬,肃也,从苟、攴”;“苟,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犹慎言也。从羊,羊与義、善、美同意。”⑤敕诫互训。自急敕,自己切切警醒慭戒也,念念保持谨重庄肃。攴象手持棍鞭小击,意为鞭策、儆省,谨存恭肃之念,慎重行事。敬之谨重与庄严,源于面对尊者肃然钦仰、由衷景慕,故能自我端正而知止,自我振作而向往;尊者之尊,在年齿、位分、能力,更在德行与情义。敬,以其庄重厚重而充含分量与力度,以其谨慎专注而谨守限度,更以崇仰之意,敬畏神圣、祈向崇高。有赖于敬的树立,人之言行乃禀得拄地撑天的品性。敬意起于知恩,省知其博厚与崇高,切近处是父母之恩的深厚,高远处是天地之恩的广大。

由于敬的充实与挺立,孝敬意涵更有多端。(一)立于礼(禮),尽孝须以礼为立足之据,赖其规导而容止得体(體)。(二)以义为方,义者宜也,时机合适、方式得当,合情亦合理。(三)知是非,辨直曲,避免愚孝之不智。(四)诚信乃其本色,出于赤诚而发为信实。要之,孝为仁之始,孝敬兼含义礼智信。孝敬之心,既是道德情感也是理性律令,要求孝子尽其在己之诚。这是理性化

---

① 罗思文、安乐哲:《生民之本》,第97—98页。

② 荀子认为三种情况可以不从亲命:“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荀子·子道》)

③ 《孟子·尽心上》记载舜父杀人,舜“窃负而逃”的故事。欠了人命血债,与顺手为之的攘羊有本质不同。

④ 廖明春:《孔子真精神:〈论语〉疑难问题解读》,贵州:孔学堂书局2014年版,第20—54页。

⑤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8页。

的德行之情,融理入情,丰含温然亲感,贞立庄敬品性。以此内禀理性的爱敬,回报父母之恩,尽孝就始于家庭元胞而深化、升华,朝向时序之深永、境域之广大,不断伸延其纵深,扩展其宽广。

五、生命绵延与志业传承

在世之人,皆有生老病死;生必有死,更是迄今不可动摇的自然法则。“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日月推移,寒暑往来,人对光阴的敏感,不仅是感物候、观时变,更深植于家庭本身,从亲子情意回旋中,悄然涌现时序潜移暗度之感。时光飞驶,最真实、切近的体现,就是孩子的成长与父母的衰老;岁月流逝给父母留下的印记,尤能牵扯心怀。不知不觉,光阴染白了父母的鬓发,皱纹爬上眼角、布满额头,父母的身量越来越矮,脚步越来越慢。子女年纪渐长,愈发懂得亲情的珍贵,孝心孝行的体会愈益深切。感答亲恩,不是一次即可完成之事,而是随着时间的涌流不断践行的过程,孝子多么希望这行程永不休止,但父母毕竟一天天老去,别离之期终究要迫近。孝子必须直面双亲的年老、患疾、逝世,以敬爱之心贯达感报恩德的全程。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此所谓知,不仅是知道父母年岁的数字,更要记到心窝里, 之、铭之,把父母的年龄像珍珠一样揣在手中,存入心头。欣喜父母健在,操劳一生,终得安享子女的孝敬。忧其年高体衰,将为病痛所累,深惧来日渐少;此忧还潜含惊愧,生怕自己怠慢轻忽,来不及尽孝,“子欲养而亲不待”(《韩诗外传》卷九)。夫子深体人心之诚纯,所言平易而深沉,感人肺腑。

孝子敬奉双亲,不仅要尽己之心,还应从父母一边尽心体贴。孔子答孟武伯问孝:“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或谓孝子挂念父母身体,惟恐有疾;或谓孝子凡事皆得安顿,让父母无须担忧,所忧者惟孝子之疾。朱子曰:“言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为忧也。人子体此,而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谨矣,岂不可以为孝乎?”①以父母之心为心,体贴父母爱己之心而守身全身,让父母省却忧念;朱子此解合情合理、体贴入微。

父母在,孝子竭力敬奉,父母逝,不得不忍痛发丧,丧仪有期而哀思不绝。孔子以守孝三年为“天下之通丧”,“夫君子之居丧也,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论语·阳货》)郁郁寡欢,寝食难安;反之,若无其事,心安理得,是为“不仁”。丧期结束,孝子终身不忘依时而祭。“生,事之以礼;死,丧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善体父母之心,发为合礼得体的行事,出之以诚敬,于父母生前身后皆一以贯之。“孝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孝子之祭也,……进退必敬,如亲听命”(《礼记·祭义》)。祭亲之心,以诚以敬,浑若双亲之如在。唐君毅讲得真切:“父母年纪衰老,行将归于黄土,而吾人之孝,正当以父母之衰老而日增”,“父母没而葬,葬而祭,事亲之心,随亲之逝,而与之俱往,以入于幽冥,而未尝相离”。② 孝子怀思绎如,与亡亲俱往而深远无极;亡亲音容宛然,与孝子共在而莫此切近。入乎冥界,反乎生域,幽明断续之际,远近往还之间,挚情与精诚在焉。杨儒宾深阐丧礼祭礼之大用,从渺茫幽冥唤回亡者,化为恍惚如在的临场灵显;阳世的孝子贤孙,克服了死别给家庭共同体造成的断裂,恍与亡亲睹面相照。时空变形,祭场如家,由意象化、肉身化而完成弥合,永隔的亲情乃重得其伦、重得其理。③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中庸》第十九章)以时行礼,世代传递,融入节序流转、物候迁易,终始周复不已。“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礼记·祭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一生之终,犹如一岁之冬,逝者入土亦犹落叶归根。生者感怀亡亲与祖先,不忘血脉之源、命脉之端,于丧祭大事必尽心竭力,躬行如仪而发乎诚敬。朱子曰:“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④逝者已矣,生者难免顾虑未周,待之不如身前郑重,故须严谨从事;亡亲离世既久,时间冲淡伤痛与记忆,生者难免逐渐淡漠疏隔,故须提醒勿忘来处。此意还可引申:双亲之终,孝子备感深哀巨痛,此际尤需慎重小心,克尽丧仪之礼数,莫因悲痛而有丝毫疏忽;双亲久逝,孝子以时追祭,但在循蹈礼数之时,更要贯达以诚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55 页。

②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9 页。

③ 杨儒宾:《恍惚的伦理——儒家观想工夫论之源》,《中国文化》2016 年春季号(总第 43 辑)。

④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50 页。

切恳挚之怀,不因年深日久而流于形式。

追念亡亲,寻常生活也无日或忘,此乃终身尽孝。“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礼记·内则》)孝子不忘遗训,永志其品行、风范,“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中庸》第十九章),感应父母的体温,传承父母的脉息,心祭庄诚,怀思历久弥深。虽然,再不能亲见父母,再不能亲聆教诫与安慰、激励与叮咛,孝子仍须珍惜辰光,爱护身体,好好活下去,这也是尽孝的基本要求、重要方式。“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不辱其身,不羞其身,可谓孝矣”。(《礼记·祭义》)宝贵父母遗传之身,遵礼以守身全身。己身不仅属于此世小我,更由父母上接历代祖先直到生命的根源,往下则有子孙继嗣如瓜瓞绵绵;自己要为这开枝散叶的生长,尽力起到骨榦作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语虽严厉,切望传衍族类生命绵续不息也。

自昔及今以至未来,人世代谢如长河奔涌绵延。要保证世代传承,须以族系繁衍为重,亲子家庭虽是其间关键环节,但在上古祖先崇拜氛围中,孝更多指向宗族共同的先祖之灵。孔子就赞颂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尽心竭力为祖灵操持祭仪、备办祭品。梁涛指出,孝来自祖先崇拜,祈求祖灵庇佑,颂扬功德、继承遗志,完成其未竟之业。孝在周代有宗教性、政治性,强化宗族凝聚力,巩固宗法秩序,维护宗法统治。① 每代人在岁月长河中,孝敬父母,敬祖敬天,参与恒久不息的世代传承,生命之流即时光之流。人寿有时而尽,族群绵延久长,如大椿大楸根深枝繁叶茂,历寒暑而度春秋。② 小我不懈寻根,探索生命的渊源与来路,接续自己与同族的亲缘关联,时间感、历史意识与生存意义亦得深化。③ 投身于族群传承绵续的事业,小我以其忘我付出,化入族类大我,有如化入光阴洪流获得永生。一己生存的意义,为着血缘、家系、族群血脉延续播散,更有人格与志业的传承弘扬,此乃精神命脉薪火传递,心火心灯是也。如杜维明所言,维系先祖谱系不堕,不仅是生物本能传宗接代,更承继祖宗表率的理想人格,接续家族杰出成员创造的文化价值。④ “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中庸》第十九章)怀慕德范,感铭教诲,接过未竟的事功,传述其志向、德业。先辈人格植入全新的情势与环境,重新活出有血有肉的生命;后人亦承续其智慧、见识,发扬精神、传扬风气,光大其事业。志业传承与生命延续同等重要,恰似心不能舍身,身不能离心。

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以溯源报本的亲情怀抱,怀想脉络承传之本根,怀思族群孕育之胎始。更要即乎此身之体行,当场兴发终始回旋的生命洄漩,不断朝向岁月深处的古老源头,召引先民之眷佑,开显神圣意蕴。人生顺流前赴之势,遂得以复反、回向,潜韫厚重遥深的生命积养,遥契族群生息不已之天命。王珏谓,孝作为生命状态,以继述先人乃至上天的敬守、体认和践行,保有此身自其缘发处即已体受的尺度,亦即生生大化之临到。怀存这即身显发的谨重、敬畏,修而俟之,全而归之,天命遂得含藏而透显。⑤ 王凌云谓,孝德慎终追远、善继善述,以感通之能,跨越时空的限隔,契会先人生命,传递精神活火,家族民族、文化精神生命乃如在临显;已逝者、在世者、未生者之循环往复的生命传递,成为个体的本原土壤。⑥ 深入世代传承的长流,孝子感戴亲恩、报谢祖恩,犹如回波依依,映带有情。慎终追远,发乎诚敬之心;继志述事,存乎庄肃之意。孝子履薄临深,念念持守庄敬的身姿,而源自时序的深切感会亦时

---

① 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1—483页。

② 世代之“世”,高木智见谓其本义为枼(树叶),引申为数代继承以创造生命谱系,犹如植物生命之轮回。古中国人提及祖先,总要溯自远古的先祖,述说其血族之永存久续。高木智见:《先秦社会与思想——试论中国文化的核心》,何晓毅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0—85页。欧美奇幻巨著《指环王》《冰与火之歌》,人物的自谓或互称,往往上溯父辈祖辈乃至始祖,兼述祖籍,以明其渊源有自。

③ 传统风俗浓厚的地区,修族谱、祭宗祠、培祖坟,以象征仪式与节庆活动强化宗族认同,联络宗亲感情,保持凝聚力与传承意识,起到尊祖敬宗、敦亲睦族、光前裕后的作用。散居各地的族裔建立宗亲会,发起寻根认祖的活动,更以兴建实业、捐资助学的实际行动回报故土。

④ 杜维明:《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⑤ 王珏:《儒家思想中孝的身体性维度》,陈明主编:《原道》第十四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282页。

⑥ 王凌云:《孝与幸福:对中国古典伦理生活的现象学诠释》,《海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时葆存,切己体行终始周复的深义。

尽孝于生命绵延的长程,亲子血脉延展于宗亲族脉,深探族类大树之根脉,复从老根吐发新芽,朝向未来绽开。以微躯寸心继述先人志业,融入先民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生命,己身也不期然成为楷则,垂范于后世之来者。孝子居于其间而生起庄敬之感,贯乎生命绵延与志业传承。

六、家国:范域推扩

过去现在未来,交织演历不已,如波起伏以衍,如螺回旋而升。生命与精神代代传承,涌现于光阴湍流,与时俱进。人生感受既向时间延伸其纵深,又向空间扩展其宽广。禀得人文自觉之士,中处乎时境之间,立志担起在己的责任,始于事亲而由近及远,以使各得安妥、成全。

孔子自述其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存亲情敬意,让老辈得到安养;有爱护之心,让少者得到关怀;以亲厚之意,让友朋得到信任。比拟家庭系谱,亲子之间是代际传承,兄弟之间是诚信相与。长辈平辈晚辈,可延伸更为深远的视野:前有祖先,同时代人,后有来者。再从空间范域看,好似家庭格局的推扩,从亲人推展到世人,老者如父,少者如子,友朋如兄弟。从血缘外扩于学缘(师父师母,弟子,师兄弟、师姐妹),职缘(同事间以哥姐相称),地缘(老乡称兄道弟、呼叔唤侄),国缘(祖国母亲,同胞亲人)。境域推扩至其极,天为盖、地为舆,天为父、地为母,四海之内皆兄弟。

敬天法祖的西周宗法时代,以血缘纽带强化宗族组织、维系宗法统治,宗统与君统合一。从小家到大族,从宗亲团体到部族联盟,逐层拓展推扩,交织共构在世生活的伦序,持久维护其稳定有序的运行。家与国、孝与忠、父子与君臣,在其中均可联类互拟。李泽厚指明关键,西周的“家”是与“国”同一的氏族、部落;“天下”是氏族(大夫)—部落(诸侯)—部落联盟(天子)的全系统。由此乃能了解孔子所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孟子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① “家—国—天下”的全系统关联,在家庭模式从氏族宗族转变为个体家庭以后,仍然保持着稳定的效能。国是家的充量放大,家是国的全息缩影,这种一体变贯的动态关联,也见于身体—政体(国体)—天体的全局呼应。

个体家庭远较宗族团体为小,但情义机制一脉相承,而且本就不脱离族群、乡党、村社共同体。秦以来两千年历史,家庭所依附的宗族,仍长久保留上古宗法制的管理模式与行为习惯。家庭内部孝敬父母,类似宗族享孝祖考,弟之悌顺兄长也可类比小宗敬顺大宗,大小宗以嫡庶分,异母兄弟亦分嫡亲与庶出。个体家庭虽晚至春秋出现,仍不妨其以亲子关系为原型,辐射于人世间所有方面,与邦国天地同构互应。小到家庭内部整治,大到举国上下统理,既有结构相似(父子—君臣),也有功效相近(上慈下孝—上仁下忠)。齐家,家得其齐,调谐匀和也;治国,国得其治,调理安和也。“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家庭上慈下孝的良好风范,感召百姓对君王尽忠竭力,“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礼记·祭义》),“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孝经·广要道章》)。家庭内部,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就是具体而微的为政,“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论语·子罕》),“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良好的家风族风,成为社会秩序之原型,政道治理之典范,而可广泛推行,“孝之施,爱天下之民”(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君王以风气感召万民,百姓家风亦推及政风;上下交感互化,化入家国同构,“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礼记·缁衣》)。家之齐与国之治,得以共臻协和,孝与忠也从根上就可相类比。

敬畏天帝,享孝始祖,敬事大宗,皆属孝之原义。“家”由父系大族缩小为个体小家,“国”由氏族部落扩大为宗法分封小国乃至中央集权大国,敬神祀祖的原初之孝,转化为对国君权威的忠敬。个体家庭善事父母的孝行,本就类似宗族的尊祖敬宗,便可与忠君互相比拟。对父母恩德的感报,也就扩升为对君恩(往往比拟天恩)的精忠以报。治家与施政相通,源头在于宗法时代的家国同构,亲睦协和乃其宗旨。在为政者一方,对百姓的保育庇护也成为当然之义。“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诗·大雅·泂酌》),“乐只君子,民之父母”(《诗·小雅·南山有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尚书·康

①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17—18 页。

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古文《尚书·泰誓》)。正如张丰乾所论,“民之父母”思想肇自《诗》《书》,贯穿于孔曾思孟荀,重在亲民爱民、保民富民;统治者“为民父母”“若保赤子”,民众就回报以主动、自愿的“亲”与“和”。①

家庭与社会,齐家与治国,范域广狭迥殊;伦理与政治,尽孝与尽忠,性质亦有转变。“国”乃宗族团体之转化、放大,后世中央集权的贵胄集团也由其而来,血缘系联、利益勾连并重,但毕竟与“家”分属公私范域,面对的问题、处理的事务亦颇为不同。血亲关系无可选择,亲子情感发乎天然,君臣关系天然程度远逊于此,即便宗法时代的宗亲,血缘纽带也不如亲子家庭紧密。从孔子论述看,“事父”通于“事君”,但君臣关系乃双向互动而非单向宰制,“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父子关系亦须互为成全。人父以慈爱待子,人子孝敬其父;人君保爱万民、礼待下臣,人臣敬仰君上、尽忠职守。父子君臣各在其位、各守其任,如此则家正而国泰,天下安平有望。

孔子以后,忠孝均衡关系有所偏移。“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孝者所以事君也”(《礼记·大学》)。《孝经》凸显忠孝一致,“以孝事君则忠”(《士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广扬名章》),孝以尽忠,忠是孝的完成。梁涛认为曾子学派发展出两路:子思—孟子以仁为中心,心理基础从血缘亲情转为普遍的道德情感,政治实践倡导仁政、民本以及批判君权;乐正子春—《孝经》以孝为最高观念,泛化、扩大而整合社会关系,政治实践强调孝忠统一,事君即孝。② “家国同构”萌生于氏族部落时期,成形于宗法时代,中央集权政体建立以后,得到单方面强化,移孝作忠、以孝治国,片面鼓吹父的权利、子的义务,君的权力、臣的责任,持续影响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行为模式。

今天来看,小到一家、大到一国,总有一家之主、一国之君(领袖),社会团体、经济组织也总有各级负责人、主事者、领头羊。家庭家族内部(以及邻里之间)以亲情为重,但决非不问是非、不讲原则。社会和国家讲道理、重法纪、倡公义,以此为前提,也会兼顾情感需要。“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礼记·丧服四制》)家内家外各有侧重,而庄敬之意同然,孝敬父母、尊敬领导,敬老尊贤、敬业乐群,莫不贯注以敬。根源于孝慈之爱,敬上爱下、律己谅人,共情互信、守责尽心,这些人性与人文共同塑造的情感能力,仍可推扩至不同的范域,有益于现代社会的伦理建设。投入为国为民的事业,个体可以忘身,小家也因顾全大家而无私奉献。小我就因为融入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境界,得以广大其精神生命。“孝”在空间范域的推扩倘能成立,就应当立在孝于祖国、孝于苍生,乃至孝于天地的意义上,而庄敬之心弥布其间。

七、呼吸与共:孝—仁—生生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成儒家生活与文化世界的基本格局,归于“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礼记·大学》)③。此身涌现于社会关系(首先是家庭关系),并非孤立封闭的个体,尤其强调德行、教养之在己显发,以回馈诸关系。德行教养,善推、能容、自新乃其本色,一层层推达,及乎天地万物而反身于己,才是自我的真正实现。

宋儒善最讲天地万物浑然同体,张载《西铭》质朴宏阔,从乾坤父母阐述天地一家之义。天地为父母,君为嫡长子,万民皆同胞兄弟而有一家之亲,万物皆同类侪辈而有一体之感。此乃亲子情、手足谊的极量推扩。张祥龙认为,一起手就扩至天地与天下之民,没有亲亲本源的天然发动,没有实际生活血脉的感通,有失孔子之旨。④ 此系警惕“普遍化”“现成化”,维护初生、始动之机,微妙葆有源发、缘化的本然意蕴。从柔根活源讲起,从亲熟亲近、发端起兴讲起,这是自下往上升,自微至宏、自迩及遐,节节生发,盈科以进,而不拘于现成界域。从天地天下讲起,直接开显浑然与物同体之仁,属于由上向下贯,由大到小、由同及殊,而不遁入抽象把执。曲体人情物意,委宛贯达生气往还不息,两条进路交织互绕,回环无已,可谓相互成全。若就人之在世实情而论,仍以亲子家庭

---

① 张丰乾:《〈诗经〉与先秦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0—182 页。

② 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 485 页以下。

③ 朱子主“新民”,阳明主“亲民”,实可并行不悖。新民重在“教”,教化、革新也;亲民重在“养”,养育、亲睦也。此亦隐隐见得政道与师道、亲道的相通,俱通乎天地之道;“天地君亲师”,一脉同体。

④ 张祥龙:《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第 256—260 页。

为人生意义之根,以亲子关系为人际交往原型,以孝爱为世间泛爱博爱的端始与基础。

有子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此言当能体现孔子的态度。或谓为仁之“仁”当作“人”。为仁、为人,皆表明孝道(以及悌道)之于人生德目的本源意义,实乃成人、成仁的始基。“孝,仁之冕也。”(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孝弟者,仁之祖。”(《管子·戒》)“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仁,爱也,故亲。”(《荀子·大略》)由孝爱双亲发端的亲感,是切己兴发的生命实感,以亲和、温洽、包容、保任为特征,乃仁爱得以萌生、通感得以培养的端始,也是人之成其为人的根本所系。切入亲情实感此涌动不息的根源,于仁恕之怀、诚敬之心,爱重之情、忠义之志,始有切身体会。生孝为仁之本,死孝亦为仁之端。“丧,仁之端也”(郭店竹简《语丛》),由此发端以推及他人、施于物类,感会人我同怀、物我一体。儒家临丧之哀,痛致心神忧瘁、形容憔悴,然而切莫过度,“毁不灭性,不以死伤身”(《礼记·丧服四制》),否则就辜负父母养育深恩,有损生生之德。丧之所以为仁端,隐含生生端绪复萌重兴之意。

牟宗三谓“仁以感通为性,以润物为用”,德量层层扩大而通于万物,感通过程如甘霖润泽草木,予人以温暖,引发他人的生机、德量;感通无隔而觉润无方,所润处便有生意而能生长,此系由觉以兴。① 天覆地载,健行厚育,通万物而为呼吸之涌流涨落;人既身为灵明开窍所在,当以仁心通而感之,觉而润之,亲身感会万物生意,体受其能、体觉其蕴。仁心感通,发端在孝慈之怀的亲亲相通,由以含育、吐绽、敞显。钱穆即由亲子两心相通以言孝,由人际两心相通以言仁;“心之相通,必自孝始”,外貌有礼而内心为仁,扩充以通乎共心与世道。② 唐君毅亦谓人首先与父母感通,人子之孝,既是与众生感通之始,亦是对众生尽责之始,成为仁心流行的泉源与根本。③

仁乃人之所以为人者,但非某个固定品质,如同拥有实物;而是向着成其为人的方向,前行过程所必需的生发、感通、包容之能。“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第二十章)仁从亲亲肇始,但不是始于固定的起点、现成的基盘,而是发动于亲感之兴起,亦即亲子情感的回旋涌荡,亲子相与而感兴焉。呼吸与共的互感互动,由微至著,兴发人之相与,向着伦序圈层、生存范域持续推扩,此乃仁心感通之共感,仁爱觉润之遍润。由亲而仁,由亲子关系而社会伦序,梁漱溟之论最是平实而精切。伦者人际相与也,交互关系生焉。亲切相关之情发乎骨肉血亲,推及一切相与者,随其深浅久暂,自然有情分,因情而互有应尽之义。全社诸会关系皆家化之,辗转关联起伏映带,泯忘彼此,何有界划可言。中华以此而广土恢拓、永年绵延,自古相传的是“天下一家”“四海兄弟”。④

孝的情感,普见于世间所有家庭,可谓尽人皆有。仁心之普施于人,由此获得潜在支撑,也得到切近的基础、真实的动力。由于紧密依伴各家的血缘纽带,指向亲切具体的意向对象,孝若不善推,就受限于家庭范域,亲亲情感难以迈出亲缘边界。合观仁孝,孝是发端(耑)与根株,仁是升华(花)与果仁,一为现实的根据、切近的基础,一为充分实现,使其潜能扩展提升。仁之感通与觉润,油然生发于亲亲怀抱这天然摇篮,不致泛化为空洞抽象的律令教条,有失生生之旨的生动、丰厚。亲亲之情亦须感而通、推而达,不然就自囿于既有的血亲结构,不能尽生生之意的普洽、遍润。仁不根于孝则不实,孝不推于仁则不大。

无论是亲感互动之亲子相与,还是仁感仁觉之人际相与,都不应陷入同异对立、非此即彼的怪圈;也不应把往还相与的关系,以现成化的态度把握为外在于行动者的框架。儒家以家庭作为人世元胞、原纽,亲子相与之孝,活泛推展为人际相与之仁,遍在人世而触处兴发,又随情境脉络之变,生成千姿万态。共在于家庭情意氛围,成员相互衬托,每人都为共同生活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展现自身不可复制的风貌。人之相与,近乎“家族类似”,在协同经营共同体的过程当中,分有类似、相通的品性,由以培养其独具特质的个性。无数家庭之共在于社会亦然,波与波联绵推迭以至无垠,一个又一个家庭相似而相异。差异性自发涌现于共通性,转而滋益共通性之丰富复杂。

①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1—32 页;《心体与性体》(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2—183 页。

② 钱穆:《灵魂与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20 页。

③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 150 页。

④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 80—84 页。

“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传》)“生生之谓易”(《系辞上传》)。孝与仁,内禀生生之德,孝如丰壤脉发、柔根始动,仁如春来花自开,和风发微笑。经由合理得体的感推、导达,小家推及大家,亲子家园导向万物安宅,德及鸟兽而恩及草木,远山近水莫非亲,风云变化皆有情。温海明以生生之创生、联通,开显“孝—仁”内在相通。孝乃人缘之始,具有先行性、非反思性。亲子相与,对人伦关系具有全息意味,涵摄人际相与之全境。个体经验之孝,人类共通之仁,如“点—域”交织共融于天地生化。血脉流淌着生命源头活水,穿越生死以遥接远祖,循此生力通向宇宙深处。以“孝—仁”亲情作为生命力量之根,儒家宗教性由此生发,不离人伦日用,有容乃大。① 罗思文、安乐哲名之曰“人本宗教性”,这种深远的宗教性无需 God,而是相信不断累积的人类经验本身就具有神圣性。② 从孝推扩,仁心感通觉润,亲子相与、群己相与、物我相与,联绵卷入情境化的互振之势,浑成一派情意涌流。“孝—仁”源乎生生又归于生生,万物以生为贵而生生不息。生生变易、如如运化,无须刻意追求抽象理念,不必执着于超验世界,亦没有背离常情常理、常识常态,更不会否定、抛弃世间有限存在的真实与充实。生生之道以阴阳相与、感答互应之势,持续推涌世间万事万物深入情境脉络,参差错综而日新不已。非宗教的神圣性,来自天地万化的呼吸与共,人世生活的休戚与共,从具体情境涌现亲切又共通的温情、好意,予人以安妥、信实、温醇、和融之感。③

孝慈之亲,相与之仁,远近终始周洽旁通,生气往来而发为消息涨落。万类群生皆有亲缘,血脉相通,同呼吸共命运,兴发于生生园圃。中华文明这株千年古树,参天拔地,遍历寒暑,不断吐放新枝新花;要说到本立而道生,自当以亲为根,以诚为芯,以敬为主榦,仁为津润而礼为叶序,乃有温然衷情之通洽,凛然节义之庄重。

余　论

先民聚族而居,一代代蕃息播散,随着时序之迁流,生存范围也不断迁移扩张。族类大树年轮一圈圈扩展,族类长河世系一波波流衍,反本溯源,终而复始。置身这嗣续又推扩的行程,接受生命与精神的双重馈送,不懈更新自身的吸收、包容之能,实践、创造之力,感答以满怀敬意的回赠。致力于承前启后的事业,完成先辈未竟之功,为后人树立榜样;承担与人共在于世应负的责任,始于家庭、友朋、同事,由社群、地区扩展到国家乃至全人类。一体两面的践行,都是作为生活共同体一员对于所受深恩的回报。佛教“上报四重恩”,父母恩、国家恩、众生恩、三宝恩;道教也报“四恩”,天地恩、国土恩、父母恩、师长恩。传统的亲感文化,孝亲祀祖、报本反始;大孝之爱,报祖国之恩,报天地苍生之恩。这是中国人的信仰。

风雨同路,相与共在于世,亲情带有血色、体温,接通厚土之地气,血脉冲和、土脉膏润而暖意融融。由亲子家庭发端,亲情和洽,仁怀遍润,培护中国传统的伦理生活,持续滋养一代代中国人的生命与心灵。将心比心,互敬互让,非宗教的神圣性就涌现于呼吸与共的日常情意。与建立在抽象个体基础上的博爱相比,亲情受限于血缘事实,似乎不具有前者的普遍性。但从亲情升华为仁爱,以其等差推达的方式,较为切合人之常情常态,既不局于一私之爱,也不径直跨跃至人类之爱;个体—家庭—群体—社会—国家—人类—自然,这些维度应保持多层次的互动,获得动态平衡

---

① 温海明:《儒家实意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2014 年版,第 124—139 页。

② 罗思文、安乐哲:《生民之本》,第 76—77 页。李泽厚于此论述尤多。

③ 陈少明从温度之热与冷,体会热爱与怜爱,前者包括西方人的爱欲或浪漫之爱,后者如佛家慈悲为怀、儒家不忍人之心。怜爱无需热烈,更不狂热,而可表现为冷静。亲子之爱既是天伦之乐,又有道德义务,热爱与怜爱可互相转化。亲情让热情转化为温情而稳定持续,夫妇之情也成为亲情。亲亲、仁民、爱物,儒家点化自然情感,导发道德责任,拓展生命情怀。《忍与不忍——从德性伦理的观点看》,《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197—198 页。王凌云认为,华夏民族共同体的生命与精神纽带,就是家—国—天下的仁爱这种温暖之爱。温与暖(煖),来自于对水与火的经验,而归于气之运行;阴阳并济,构成中国风教的基本氛围。基督教的挚爱,古希腊的爱欲,皆易失去分寸,成为狂热无度的献身或攫取,近代以来的爱情尤为炽烈。仁爱自然葆有冷热之中道的柔和、分寸感与节制之德,此乃温克、温文之爱,是华夏民族天然亲近的中道生活氛围。《温暖的现象学——一个以萌萌思想为线索的考察》,萌萌学术工作室主编:《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北京:三联书店 2016 年版,第 246—247 页。

协调,以维护生活本身的真实与丰富。贺麟检讨五伦,批评“兼爱”不顾实际的一律平等,“专爱”或自私,或溺爱,或玩物丧志,“躐等之爱”不爱亲人爱邻居、不爱邻居爱路人;“等差之爱”的依次推达较合情理,其中亦蕴含“普爱”,要在善推。① 不同于唯感性的欲爱与超理性的圣爱,亲情仁爱推崇通情达理,敬意公心皆包孕于温情与善意之中,融理入情。然当今时代确有必要补充外向超越性的维度,促人正视自身存在的有限性,克治血亲抱团之蔽,培养超乎一家一族的公共理性,不为伦理教条限制的科学精神,突破人情文化、面子文化束缚,真正树立公民意识、法治观念。

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在急剧变迁,市场社会强调流通效率,唯利益是求,似乎一切均可变成商品买卖,所有东西皆能用金钱兑换,每个人都成为可计量化的利益单元。亲慈子孝,也许从进化博弈角度考察,是一种保证收益最大化的模式。但血脉亲情焉能以得失衡量,人之为人,在冷冰冰的数据分析、效益评估之上,毕竟有情在。养育栽培子女,若只为成材升值或老来有靠,或一味向子女索取报恩,即已落入算计、盘剥,子女成为任其利用的工具。孝顺父母,倘以为义务尽到便了,则无异于欠债还账的收支相抵,而念念不忘谋取遗产,父母更沦为利害盘算的对象。孝慈天然之情,变质为市场买卖的讨价还价,实属非人。

随着出生率的下降、老龄化的加速,中国人口构成已发生改变,“未富先老”的困境不期而至。计生政策下的独生子女,相继迈入生育高峰期,一个家庭就得赡养四位、甚至更多老人,对于全职夫妇压力极大,这也直接挤迫其生育意愿与能力。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数量激增,失独家庭、单亲家庭也悄然涌现,老人与孩子的生活保障、情感需要,都是沉重的现实。与此同时,老人在代际关系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农业时代的生产生活,老人以其经验与智慧得到社会尊重,扮演着权威角色,儒家文化尊老敬老,尤其强调子女尽孝的本分。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孩子代表着希望,能迅速掌握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技术手段,而老人以往的经验智慧优势,在急剧变化的现代世界迅速减少、几近丧失,逐渐成为边缘角色。一家三代,祖辈父辈的生活都以惟一的孙辈为重心,围绕小太阳运转,祖辈不再天然就能获得尊重。② 这与传统社会相比,代际重心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现有社会架构之内,通过政策调整、社会转型、风气引导,上述问题还可争取改善,或许有望得到较好解决。真正的挑战来自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势必冲击人类数千年习传的家庭伦理与社会伦常。据报道,科学家已利用雌性小鼠的原始生殖细胞,在体外诱导其具备精子功能。以后制造人类精子,女性无需男性即可生育。③ 另有报道异曲同工,直接把实验鼠精子注入胚胎细胞,产生可存活的后代,或能让男性不必借助女性卵子,使用自身精子和皮肤细胞就能生育后代。④ 再加上关于克隆人的未来设想,人类已愈益临近重大的节点。两性繁殖、双亲抚育的自然生殖模式遭遇严峻挑战,克隆人甚至挑战了亲子血缘关系,必将造成严重的伦理困境。假如这一切变为现实,双亲家庭是否仍占社会主流,这一模式还能维持多久,就都成为问题。而在生物基因突破之外,更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人工智能以及大概率出现的超级智能。尽可能乐观地看,技术的指数级增长不会失控,超级智能安于听候指令提供全方位服务,科技大爆炸终究是人类智慧的胜利;但愿如此,也许不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人类文明在社会生活、政治经济、宗教伦理、哲学乃至艺术的既有模式与机制,必将遭遇冲击、发生裂变。

家庭如果消解,儒家能否继续存在? 发端于两性结合、亲子传承的“亲—仁”,经历了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跨越,还能否富有生命力地延伸于信息时代? 张志扬瞩望中国智慧“大而化之以致中和”,化解诸神争执,制约物化趋势,重建“神—人—物”之平衡,归根复命,扭转西方“进化

---

① 贺麟补充说明,等差之爱不能仅以亲属关系为准,也要包括以物事本身、精神契合为准;如果善推,等差之爱与普爱也可相济不相违。《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55—57 页。

② 代际关系的起落,也体现于师道的变化。教师不仅不再享有父亲般的权威地位,就连受人尊敬的长辈形象也不得不改变。面向市场的学校教育,要求教师必须转变态度,以学生为中心提供优质服务。为了拉近距离,教师得投合学生的喜好,甚至需要及时掌握网络新潮术语,并以各种夸张的方式与学生互动。

③ “制造精子,连雄性都用不着了吗?”网址:http://www.guokr.com/article/441231/,发布时间:2016-03-02

④ “新技术有望精子无需卵子就能‘造人’”,网址:http://www.guancha.cn/Science/2016_09_15_374488.shtml,发布时间:2016-09-15

论即末世论”的非人化狂奔。① 这或许正是儒家在虚无末世的天命,所谓“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熊十力集《论语》句)。李泽厚慨叹,人生有限、无人不死,彷徨无所依,把信仰交托给超乎此世之上的神佛,既顺当又轻松;而直面“无”的深渊,就在这个世界努力创造“有”本身的意义,使四大非空、万物有情,当然更为艰苦、更为悲怆。但这就是儒家的“立命”。②

即便儒家终有消失的一天,仍可欣然退场。在漫长历史旅程陪伴华夏民族成长,儒家以亲情仁心为中国文化“立命”,立于人间亲切、具体的日常,“世俗可神圣,亲爱在人间”(李泽厚语)。奋力从无建立有,儒家点燃人文之光,辉映万古长夜,照亮来路、指引前途。或许终归仍是无,犹如炬火渐熄而沉入死寂;但是不要紧,自立自强、相亲相敬的共在与同行,本身就有意义。

The Life Implication of the View of Confucianist Filial Piety

Zhou J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emotional attachment of coexistent kinship in the world is originated within a family. The loving feelings among family members are roote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ilial piety and parental affection, of which filial piety forms the core of kinship attachment. The filial piety advocated by Confucianism was not confined to the support and care for one's parents, or to the filial obedience to one's parents, but was enhanced to the filial reverence to one's parents. This was a kind of moral emotion which integrated reason with emotion. We should fully repay parental affection with filial piety, extending and expanding our repayment in time and space. We should also repay our ancestors with filial piety, and set an example for our future generations, so as to gain eternal life by integrating ourselves into the journey of life extension and spiritual heritage. We should constantly enhance ourselves through the family as a prototype, give our gratitude to our society, our motherland and even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for their kindness, and make concerted efforts to incorporate ourselves in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thus making our lives last longer. Therefore, filial piety is of non-religious sacred nature, which doesn't deny or discard the limited presence of the world. The commonality of filial piety is inclusive of differences, and appears specific and cordial.

Key words: filial piety, kinship emotional attachment, reverence, parental affection, life extension, share the same destiny

(责任编辑 郑 园)

---

① 张志扬:《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程志敏、张文涛主编:《从古典重新开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页。

② 李泽厚:《哲学探寻录》,《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381、402页。